

# 唐镇“福”赋

□伍尚晓

浦东之东，唐镇巍然，福地生辉，四季皆暖。春拂绿野，福如细雨润心田；夏至繁华，福似骄阳照人间。秋风送爽，福果累累满枝头；冬雪皑皑，福炉温馨话团圆。此间唐镇，城中村变奏新章，福满家园，颂歌悠扬。

昔日村落，隐于城郭，瓦砾之间，岁月悠悠。今朝唐镇，城中村改造战鼓擂，旧貌换新颜，繁华映眼帘。高楼林立，车流如织，昔日棚户区，今朝璀璨城。家园重构，蓝图绘就，每一寸土地，皆跃动着发展的脉搏，每一缕阳光，都洒满幸福的光芒。

“家门口”畔，变迁如织锦，美景不胜收。公园绿地，如翡翠镶嵌，晨练暮归，笑语相伴。文化长廊，绘古今风韵，书香四溢，滋养心田。教育医疗，资源富集，孩童欢歌，老有所安。社区和谐，邻里守望，共绘幸福画

# 那片小树林

□石路

每天早上，不等早餐，我就先烧壶水泡杯茶，然后品茗起来。我有喝早茶的习惯。接着，便自觉地望着窗前那片小树林，发呆个几分钟，在心里与之絮叨，想着什么，就说什么，没有顾忌，自由奔放。说得最多的，恐是你又长大了，我渐渐老了，还有内心生出一股莫名的情绪，种种。偶时，我还会因此联想人生，产生些写作上的灵感。前两年，我有一篇小文《先到》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完成的，后来发表在“夜光杯”上，之后又被某文摘大报转载。

七年前，刚买下小镇这里的房子，就对房前那片小树林产生了兴趣。前后两幢楼宇间距离大，不怎么显得压抑，视野上看着宽敞，其间这片绿色的小树林，最中我意，长着好几十棵细长的幼苗，嫩嫩小小的树叶也没几片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、怯生生地舞动，特别遭人怜爱。

自有了那片小树林，我在新居变得每天早起，一般六点多，夏时更早，不为别的，就想早早看到它怜爱的样子，看到它每天沾着露水、迎着阳光生长的样子。

每当刮风下雨时，我就会担心那片小树林，担心它是否能扛得住这大自然发狂时的风吹雨打。冬天，岛上的西北风呼呼作响，小树苗被吹得有点东倒西歪，还好，它的根部依

卷，同享发展成果。

福暖四季，春赏花开花落，岁月静好；夏听蝉鸣蛙叫，生机盎然。秋品果实香甜，收获满满；冬观雪覆屋檐，温情脉脉。唐镇之福，不仅在于物质之丰饶，更在于人心之向善，文明之花遍地绽放，和谐之风拂面而来。

城中村改造，非一时之功，乃唐镇人民之智慧与汗水凝结。攻坚克难，锐意进取，昔日之困顿，化作今日之辉煌。家园之美，非天成，乃人心之所向，力之所至。唐镇之变迁，是上海浦东发展之缩影，是中国梦照进现实之典范。

望唐镇今朝，福满人间，欢声笑语绕梁间。发展之路，虽长且艰，然唐镇人民，矢志不渝，共创美好未来。此赋以颂唐镇之福，愿其福泽绵长，如四季轮回，生生不息。

然结实，在泥土的保护下，并无大碍。雨季来临，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洗刷着尘埃，也击打着可爱的小树苗。雨水顺着叶片、树枝而下，地下的水流淌一地，但它并没因此“哭泣”，反而身子更显精神，青春勃发。经受了该有的磨炼，小树苗在坚韧成长。

平日空闲时，我在家中会不知不觉地打开窗户望向那片小树林，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样，多看一眼是一眼，根本不嫌多，永远看不够。小树林里的乐趣也是很多的，除了各种鸟儿经常光顾、飞来飞去，嬉戏争鸣、追逐抢食外，还有邻家的几个孩子，常常在林间奔跑、打闹，围着树儿转圈圈，有时玩球、跳绳，做着一些我不知名的小游戏，好一幅欢声笑语、林中嬉戏的图画。

物业的人，也会在季节打些除虫药，修整地上的草坪。一些邻居会在小树林徜徉、停留，说着家长里短。我也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不时在小树林里光顾，摸着树干，掬起绿叶，接着斜阳，透着新鲜的空气，感受小镇周遭的魅力。

一晃七年了，小树林的树木，从最初只有胳膊细，现在已长成大腿般粗，林间枝繁叶茂，生机盎然。眼前的绿色变得分外浓郁，生态岛的诗意不尽蔓延，在与我一样更多人的关注下，它随处盛放，给予人们最美好的向往。

#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

□李志石

收稻的日子终于到了，父辈们早早地起床，迎着朝霞，带着满脸的笑容走向稻田。他们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喜悦，因为这一季的辛勤耕耘终于要换来满满的收获。

如今，农人们不再那么辛苦了。那庞大的联合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穿梭，如同一头巨兽在吞噬着金黄的稻谷。每当一袋袋稻谷被装上车，运往家中，他们的心中便充满了成就感。那是一种对劳动成果的自豪，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收稻与收麦，虽同为农事，却带给我截然不同的心境。麦子的成熟，总是那么突然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它们便脱去了青涩，换上了金装。每逢此时，父辈们总是急匆匆地，如同救火般赶赴麦田，生怕那突如其来的一场雷雨，打湿了沉甸甸的麦穗。那种焦急，如同悬在心头的一把剑，不知何时会落下。透过那种忙碌，我感受到的是对丰收的渴望与对自然的敬畏。

然而，收稻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。稻谷的成熟，是一个缓慢而温柔的过程。它们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，悠然地摇曳着身姿，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故事。稻田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，像是大自然为我们准备的一幅美丽画卷。对于种一季稻的农户来说，这段时间无疑是喜悦而宁静的。他们可以在蓝天白云下，享受着丰收的喜悦，而不必像收麦时那样匆忙。

儿时的我，总是盼望着能

吃上第一顿新米饭。那时的我，对于食物有着一种近乎执着的渴望。每当新米饭出锅时，哪怕只有咸菜萝卜干作配菜，我也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每当到了收稻的季节，我喜欢站在田埂上，看着那金黄的稻田在风中摇曳。享受那个与稻谷为伴、与大自然共舞的年代。随着微风拂过，稻浪起伏，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秘密。丰收的喜悦在我的心中愈发强烈，成为我对家乡、对生活深深的眷恋和美好期许。

在这样的季节里，田野不仅仅是土地的延伸，更是我们心灵的寄托。

每当我想起李绅的那句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，总能感受到深深的敬意。它不仅仅是对农耕的赞美，更是对劳动者的礼赞。无数个日日夜夜，农民们用勤劳的双手，浇灌着希望与梦想。每一粒稻种，都是他们心血的结晶，每一株稻谷，都是他们奋斗的成果。

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在这个简单却富有哲理的道理背后，是无数农人默默耕耘的身影与无尽的汗水。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里，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每一份收获，无论是金黄的稻谷，还是生命中的点滴幸福。

# 记忆中的“周南线”

□王伶

我家住在沪郊一个叫“六灶”的小镇上，曾经默默无闻，现在是人尽皆知的迪士尼乐园附近。以前只有一条周祝公路贯穿东西，其他都是乡间的小路和稍许宽一点的“煤渣”路。80后的我小时候马路上私家车还非常少见，难得见到的一两辆小汽车基本都是公家的，或是本地有名的某个先富起来的厂长的。上世纪90年代初城乡差距还是挺大的，郊区小镇老百姓出行基本靠自行车，远的就是公交车，而且公交的末班车普遍都挺早。印象中第一次独立出游就是坐上主力公交“周南线”去了惠南镇，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。

惠南镇曾长期作为南汇县的县城，在我们南汇人心中是有特殊地位的，所以，出游去惠南，当时对我们这些少男少女来说也是一件挺时髦的事情。和同学们一路说说笑笑，小站必停的公交也不觉得拖沓和漫长，反而对每一站都充满了好奇。沿着周祝公路一路往东开，这一段路两边村宅较多，所以马路也不宽，仅仅是两车道的宽度。记得临近祝桥转弯往南的前一段路特别窄，貌似只有单车道宽，两边都有水泥厂房，所以到那里车子就会慢行

让车，就像一条在水泥管里蠕动向前的毛毛虫；而我们就在毛毛虫的肚子里颠簸拥挤，一个急刹车如果稍不注意可能就会推搡到前面的人了。还要过一座有点坡度的水泥桥，那是三水交汇处，水域宽广，岸边都是农家，有一年连下一个多个星期大雨，车行桥上我就看见河水水位都漫过了岸边农家老屋的门槛。而不容多想，毛毛虫已经冲破了水泥管一个九十度大转弯稳稳地靠站了。

再一路往南，路变宽了而村宅渐少，两边都是大片宽阔的农田，若是天气好在朝阳的映照下，那就是一片希望的田野！经过热闹的盐仓镇还能看到十字路口巍然伫立的盐仓影剧院，虽然外观略显灰败破旧，但那敦厚而结实的建筑体量和年代感明显的招牌大字，还是显露出了它的底气。同时期可没有几个镇是有这么大的影剧院的，可见因盐而兴的传统产业曾经在沪郊乡镇的支柱作用。现在说起盐仓，人们更多想提起的是那一口软糯香滑的“水晶年糕”了吧……继续往南经过陆楼，渐渐路边的房屋就愈来愈密集了，看到了很多商铺，路上车多人也多，最热闹的那个丁字路口左拐进站，

终点站——东门汽车站就到了。

后来，我到南汇中学读高中，于是每个周末都乘着周南线往返在这一段熟悉的路上。周五总是撒欢地背上沉沉的书包，一路归心似箭。那时候的东门大街还都是老房子开出的店面，也算是最热闹的商业街。穿行在这片市井烟火里，我感觉自己的生命也鲜活起来了，不再只剩下枯燥的作业和考试。

再后来，去惠南镇机会不多了，去市区方向也因为浦东的地铁线路建设四通八达，快捷又方便，渐渐的就不怎么乘坐周南线了。还是2010年世博会那一次，要带着父母去开眼界。父亲说坐周南线一部头最方便，一家三口难得一起坐上这条慢吞吞的公交线，再一次“乡下人进城”一样晃了一个多小时抵达世博园区。一路上变化真大，不要说父母亲不认识了，连我自己曾经熟悉的景象都翻天覆地了。可以说，在世博会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变化，而周南线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变化。所以，时不时还是要念念旧，有空多乘坐老朋友“周南线”，Bus Walk去发现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惊喜！

